

世  
家  
世  
家

同治八年  
五月合刊

考訂朱子世家引言

發源有朱子吳文正公所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者也邑志倣史記例儒林以下皆爲傳特尊朱子於世家宜矣而昔之載筆者詮次年譜事跡甚疏略又復考核不精紀載失實且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於陸氏兄弟稱字此何爲者邪其於延平授受之間則有獨得宗旨之說其敘鵝湖之會曰未合并而去敘白鹿之會曰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蓋有明中葉後學術

漸漓大率謂學有宗旨重在體認而詆程朱之格  
物輕朱子之傳注爲支離爲務外又復和合朱陸  
兩家而一之故於稱名稱字之間微寓尊陸之意  
於語意抑揚之間微寓朱陸始異終同之意夫尊  
朱子於世家而隱尊陸不可爲訓也

**聖朝**尤重道崇儒編纂諸書周程張邵朱皆稱子未  
有稱名者而先達屬辭如此蓋由學術之乖舉世  
同流雖紫陽故鄉亦不免染其餘波溺焉不返後  
來吾邑雖有碩儒巨公學醇言正爲狂瀾砥柱者

於此篇猶憚改弦休邑趙氏修府志遂承用之不  
知舊志之多疵也今新志於此篇尤不敢草草謹  
依年譜行狀宋史核實紀載勿冗勿遺所以還其  
星雲山嶽之舊而白鹿之講特指出所講者爲喻  
義喻利之章俾後學毋惑於舊志之說云

考訂朱子世家

婺源後學江永著

朱子名熹

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行五二

字仲晦

冠時劉屏山先生字之曰元晦

其祝詞云

木晦於根春容膠敷人晦於身神明

內腴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嘗更曰仲晦又

日晦菴因以為號六十一後稱晦翁嘗書門符云

佩章遵考訓晦木謹師傳遵父師之誨也晚號

遯翁又號

滄洲病叟

婺源松巖里人

永平鄉

唐末有朱古祭

者仕為婺源鎮將因家焉

按朱子世譜後序云問之先君子太史吏

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之黃墩唐天祐中陶

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

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此即舊志沿革表中

朱瓌是也朱氏世譜茶院諱瓌字舜臣皆不言

古 歷傳至森

世譜二世廷雋三世昭元四世惟甫五世振六世維七世森

子贈承事郎

舊說承仕 森生松 紹聖四年 字喬年號草齋

謂性下急善道取西

官吏部

舊志朱子稱名非所以尊朱子也今

皆稱朱子然獻靖公亦不可稱

名故加入此語後皆以官稱之

年踰冠以上舍

登第

政和八年 授建州政和尉

迪功郎

父卒貧不能歸

因葬承事於政和

按朱子撰先府君遷墓記云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

邑而遊宦往來閩中所謂貧不能歸者虞集文

公廟復田記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

為資歸則無以食是也朱子年譜注云因方臘

亂睦不能歸此舊譜追敘往事失之方臘亂睦

宣和三年已平而承事之卒在宣和七年則非

因方臘亂也當時閩亂固有之朱子書承事府

君行狀後云既以請銘於主簿盧君未及藪石

而羣盜竄起是也然吏部之不克歸實因貧非

因亂今以遷墓記為信舊志云以父喪值亂寓

建之崇安此語又失之吏部之遊宦於閩也隨

官以居其後丁母憂仍居政和故承事儒人程

氏亦葬於政和之獎溪吏部卒在建州城南高

舍則未嘗寓崇安也紹興十三年吏部疾革手

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既卒少傅始為築室

崇安之五夫里在少傅里第之旁未子因奉所

居焉不得因朱子後居崇安遂謂吏部已嘗寓

崇安也今服除調建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

按宋子撰吏部府君行狀云靖康之變公時在

制方與客語忽聞北狩之問投袂而起大慟幾

絕又云公抱負絕奇尤恥自售是以困於塵疾

考訂未之世矣

云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蓋靖康建炎  
時尉尤溪紹興時監鎮稅皆以卑官之祿養親  
其云十有餘年者總計宣和時之尉政和也紹  
興四年泉州守謝克家薦之謂其不宜滯筦庫  
是未嘗告歸也舊志云建炎間告歸十餘年府  
志注云以養親此語大誤使告歸則無祿矣何  
安得有十餘年舊志不考實誤書今削耳紹興  
初御史胡世將泉州守謝克家竝薦之與神道  
碑御史胡世將入闕公袖書告之日謂不東嚮  
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  
世將奇其言歸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行  
不宜滯筦庫遂召試館職未吏傳亦因之舊志  
云紹興四年內翰綦岳言召試館職策問中興  
於上召試館職未知何據召試館職之事公對  
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除秘書正字循左從尋  
紀累數千言高宗嘉賞

丁母憂服除紹興七年召對稱善改左宣教郎除秘

書省校書郎時高宗次建康國勢小車駕自建

康還臨安紹興八年也舊志不敘母憂服除召

興四年之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復召

對舊缺言切至上亦不還著作郎尚書度支

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

職如故轉奉議郎又轉承議郎舊缺秦檜當國

決意講和公抗疏出知饒州紹興十年春也未上請祠

舊云請告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吏部公以詩  
老非也



文名謂於道為遠取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

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得浦城蕭覬字子劔浦

羅從彥字仲素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

之學於是益自刻勵此皆約行狀神道碑語舊

呂為婺源主簿在宣和時公已仕聞矣所著有韋齋集卷十二外集

十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午生夫子

於尤溪寓舍吏部公娶歙縣祝氏是歲館先是

吏部公生時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復

有紫氣如虹自井騰上因名之曰虹井四歲吏部公指

天示之日天也問大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

如此便不成人從羣兒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幼

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為紹興十三年癸亥

十四歲卒於建城南之寓舍疾革以家

事屬少傅劉子羽謂朱子曰胡原仲籍溪劉致

中白水劉劉彥冲屏山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

汝往事之於是少傅為築室里第之苑崇安五

朱子奉母居焉遵遺訓受學三君白水公以女

相繼下世獨事籍溪最久十七年秋舉建州鄉貢考自蔡茲

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  
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春登進

士第二十年春始歸婺源省墓以張敦頤所贖

歸父質田請族父老士之供祀事贖田事見闕里及藝文復

田二十一年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

三年將赴同安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龜山先生楊時

循道東南遊其門請極者惟羅從彥仲素一人

延平李愿中名侗受學羅公實得其傳與吏部

公為同門友故為學始就平實按朱子之學初

朱子往從之經傳或泛濫於釋老自謂見李先生後為學始

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平稱

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又稱其極類

唐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初時頗為道埋

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

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

靜處有動處無則非朱子之得於延平先生者

大畧如此詳見延平答問舊志謂師事延平獨

得宗旨為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未的朱

子之講學無所謂宗旨亦非會理一分殊之謂

之同安任泣職勤敏取令甲簿所當為職兼學

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學柯翰行峻學

者翕然從之二十七年冬罷歸二十六年七月者

冬奉檄走劾郡明年春返同安冬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

二十八年春

見李先生於延平冬以養親請祠請奉祠差監

潭州南嶽廟當時奉祠之制如此二十九年秋



以輔臣薦陳俊召赴行在辭省劄趣行會言路

之者以三十年冬復見李先生於延平萬西林

故不就院閱月而三十二年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

去復寓西林數月玉山江端明應辰嘗稱宋

延平子師事延平久益不解每一去而復來則

益超絕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

封事隆興元年朱子三歲春被召辭秋趣行冬

至行在入對垂拱殿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

奏論言路壅塞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義又有論

語訓蒙口義蓋二年春之延平吳李先生有祭

成於此兩年間文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曰其乾道元

年夏請祠差監南嶽廟省劄趣就職既至時

年秋訪南軒張公於長沙留兩月而行偕登衡

嶽至衡州而別朱子與曹進叔書云荷敬夫愛

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

人意表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細繹心事兩

綱繆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

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

論謂有寄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見

遠本根萬化從此流于聖同茲源又中相舊說

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

嘗言二先生論中和之義三日夜不能合其後

朱子卒更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四

年夏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朱子請於府貸

之是冬有年民願償粟知府事王淮俾編次程

氏遺書初二程子門人各有錄雜出竝行頗

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屢被省劄越就職固辭國

子學錄魏埃之以論五年秋九月丁母孺人祝

氏憂六年正月葬祝孺人朱子始葬考墓於崇

作遷墓記云在白水鵝子峯下至編家禮成朱

慶元時則又遷於武夷鄉寂歷山編家禮成

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因

參酌古今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命自家禮

既成爲一行童竊去易簣後書始冬召赴行在

以其間有與晚歲之論不合者

以喪制未終辭侍郞胡銓以詩人薦也明年七

年秋創立社倉其法以前所貸米逐年斂散每

半大饑盡蠲之積至治熙人年歷十有四年將

元米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

收貯此後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朱

子與鄉官及土人同掌管以故一鄉四五里

人不闕食冬復趣行人年春以祿不及養辭

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名要義改今資治通鑑綱

目成因司馬公通鑑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

大畧綱倣春秋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

諸儒之粹後又再加更定而未畢有凡例卷

卒後夏再趣行辭以遭其冬西銘解義成程子  
乃出西銘為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  
皆推西銘朱子首為之解。又入朝名臣言行  
大學西銘朱子首為之解。又入朝名臣言行  
錄亦此再趣行辭九年春又趣行復辭且乞差  
時所編再趣行辭九年春又趣行復辭且乞差  
夏大極圖傳通書解成大畧謂周子之學其妙  
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又編次程氏  
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云又編次程氏  
外書成遺書外取諸集錄得十二篇五月有旨  
特與改秩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  
襲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洎熙元  
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洎熙元  
年又再辭夏六月拜命朱子以爲改官賦祿蓋

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  
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  
始拜命上意愈堅二年夏東萊呂公來訪囑止寒泉精  
舍編次近思錄呂公祖謙自東陽來會囑止旬  
而切日用者彙次之號近思錄嘗謂四送之至  
子失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送之至  
鵝湖信州鵝湖寺金谿陸子壽九子靜淵來會相與  
講論不合而罷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  
室未聞無址忽成岑潤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  
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  
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積至滄浪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  
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  
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

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扛籃輿度  
遠岑舊學商量加遂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  
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  
書云子靜淵濶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  
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  
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  
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  
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  
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  
定本耳渠卻云云正為多是邪意見問議論故為  
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阿叱亦過分了  
須著邪字間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  
教人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  
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者  
幾希又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然其勢  
久之亦必自轉子靜之病自是渠合下有些禪  
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  
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

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  
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入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  
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  
夫者又安在哉○按陸氏議論與朱子不合者  
已如此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  
其說不變者也舊志云講無極太極未合井而  
去似謂此時未合後來猶合井者則朱陸始異  
終同之見耳且無極太極之辨因後來子靜之  
兄九韶子美與朱子書云不當於太極上更加  
無極二字朱子答之曰美不以爲然子靜復與  
申辨固有兩次答書此清熙十五年夏之  
事舊志不考實乃敘於鵝湖之會亦誤  
春二月歸婺源省墓祭墓文云一去鄉井二十  
茲焉展塋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  
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沾茲蔭酒殺之奠  
惟告其哀精爽如在尙祈鑒饗時邑令張漢率  
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



以程氏司馬氏高氏呂氏等書西學中日興鄉  
人子弟講學於注氏之敬齋隨其資稟循誘不  
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朱子答東萊書云取道浦  
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云季通且夕或  
同過婺源然後入湖又云某十二日早達婺源  
午到一番人事允擾更一兩日徧走山間墳墓  
歸亦不能入雷也又作夏除祕書省祕書郎辭  
茶院朱氏世譜後序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  
答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  
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  
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  
自退藏以未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  
終餘年因其暇日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  
賢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  
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不允再辭仍  
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主官武夷觀冬令人劉氏卒四年夏論孟集注或  
山神佑觀冬令人劉氏卒四年夏論孟集注或  
問成朱子既編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  
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為集注又疏其所去  
書亦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注刪改日益精密  
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冬周易本  
不同者然辯析毫釐亦互有所發明冬周易本  
義詩集傳成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  
非謂易之卦爻辭本為上筮者斷吉凶而因以  
訓戒至象象爻言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推說  
義理以五年秋差知南康軍辭不允必欲起朱  
明之

子或言直以外那

冬丐祠又趣之在東萊累書

處之故有是差冬丐祠又趣之在東萊累書  
亦謂須一出為善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  
者不有為用於大體卻有害朱子於是始有出



意六年春啟行至鉛山俟命陸子壽再丐祠不

允三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五日一詣學講說

首講說立三先生祠於學宮立濂溪先生祠以

大學五賢祠以祀陶靖節劉西冬復建白鹿洞書院

為學規以示學者尋得故址請於朝得賜救額

之置田以贍來學者及賜御書又捐俸買書以益

條列以示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

誨誘七年春南軒張公計奎哭之有祭文又答

不夫謂某著經說乃因問修學真應詔上封事其

甲得就此業殆天意云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

租稅冬以早傷分數告於朝乞蠲八年春開場濟

糶二月陸子靜來謁子靜來謁朱子率僚友諸生至

自鹿洞書院請升講席朱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

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

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恒然為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

學時子靜所講說朱子有取焉者本如此若其

當謂禪者終未嘗變也故朱子答東萊書云子

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

其御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與劉子澄書云

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此則三月除提舉江

朱子與陸氏終不能合者也

西常平茶鹽次待閏三月解綬東歸朱子治郡

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二尤甚者

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

不變文學行義秋除直秘閣東萊公計至為位

之士彬彬出焉不幸改除提舉浙東

哭之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

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遂冬奏事延和殿極陳

之由與夫修拜命不敢辭

德任人之說十二月視事西興以次按厯諸郡

乘輕車屏徒御深山長谷皆到拊問存恤有不

伏賑糶不恤荒政者皆按劾之官吏憚其風采

至有日九年春條奏救荒事宜夏詔捕蝗復奏

引去者

疏言事又與時宰書極陳朝廷得旨頒行社倉

之法又條奏紹興和買之弊奏免台州丁絹條

郡酒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巡部至台民

坊在酒提刑唐仲友不法事甚眾因盡得其促限

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凶命偷盜官錢

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章至十七時宰王淮

與同里連劾力為隱庇僅罷新任台久旱雨遂

大注是歲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辭命

穀再熟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辭命

至即日解職還家而其辭免大畧以為所除改

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請雖三尺童子知

其不可臣愚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再辭臣

何敢自安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再辭

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冬受職名力辭新任乞

合迴避詔免迴避復辭

祠極言所按賊吏黨與眾多竝當要路所以蔽  
害於日月之明損霄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  
肆觚排時有阿宰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  
詆朱子十年春詔與宮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  
故奏之十年春詔與宮觀詔主官台州崇道觀  
乃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狗  
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  
學者尊信益眾然憂世夏武夷精舍成四方士  
之意未嘗忘有感春賦夏武夷精舍成友來者  
甚十一年力辯浙學之非還自浙東見其土習  
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  
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力辯之  
十二年春秩滿復丐祠夏拜華州雲臺觀之命  
十三年春易學啟蒙成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  
本義又懼學者言易不

本象數無所歸著其言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  
自然因作啟蒙四篇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  
變占又有秋孝經刊誤成十四年春編次小學  
書成既發師大學又懼學者失序無本乃輯此  
之於差主管南京鴻慶宮秋除江西提刑以疾  
後也辭不允十五年夏復趣對六月奏事延和殿  
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五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告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  
子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除兵部郎官  
同互而欺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  
以足疾丐祠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先是兵部  
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疏其欺慢請行罷逐  
於是朱子請祠丞相周必大奏某上殿之日足

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  
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之命  
秋在道辭免新任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  
管西京崇福宮轉朝奉郎大常博士葉適上疏  
極言林栗以私意劾  
朱某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很復自用  
黨同伐異栗遂罷去朱子固辭足疾不在拜起  
復丐祠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復召辭冬受職名  
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  
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疏言天下之大本在陛  
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  
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  
已就寢亟起秉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燭讀之終篇  
書辭朱子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  
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

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  
世急務一為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收  
風俗披肝瀝膽極言忠鯁孝宗亦開懷容納至  
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  
亦未為不遇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  
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  
而孝宗內禪矣論是歲答陸子靜  
學者論太極無極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仍  
舊宮祠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序  
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修政不  
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  
序之又各有或夏再辭職名詔從所請仍舊直  
問中庸輯畧降詔獎諭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  
尊恩  
寶文閣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乃上表謝



轉朝散郎賜緋魚秋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

以光宗初政再被鄉田產辭冬改知漳州再辭除命乃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朱子六十一歲夏到任下教令數條

俗變大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奏經界利害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

一冬以地震及足疾不能郡刊四經四子成

赴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

書奉人以告於先聖○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

會得忘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

有旨本州先行經界卒不果行行經界法貧民

萬公豪右兼併侵漁者所不便為異論二年春

復陳君舉書謂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

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三月復除

秘閣修撰宮觀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

遂除秘撰主官南京夏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

歸朱子治漳僅及一期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

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

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

傳經禮塔朝岳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伏鬼

為妖迎遊於街衢抄掠於閭巷者亦皆斂敢不



敢復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五秋再辭職名詔論撰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三年乞補滿宮觀從之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先是吏部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遠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於所居之旁以待來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學者一考亭又見佚事陳同甫來訪永康人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在俠豪舉朱子往歲嘗以書箴其義利雙行玉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辯難朱子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

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冬除知靜江府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廣西經畧辭四年春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辭仍舊宮觀冬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或傳使人自金回問而朝朱先生安在對以見擢用歸自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春有旨不允再辭詔疾之任擾蜀郡恐其滋熾夏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攜扶來觀遂拜命

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開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歡動遣諭獠洞降之獠人備來矢出首地作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諭

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所汝昇率數十輩更建獄  
 馳往諭以禍福來失壹聽命引救不誅  
 麓書院論隨問而答答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  
 實聞者六月申省乞歸田里哀慟不能自勝朱子  
 感動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猶不允七月寧宗  
 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  
 至是首加召用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九  
 月再辭不允是月晦次闕外饒聞以內批遂首  
 相有憂色及至六和塔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益憂之十月朔乞且  
 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辭待制侍講不允復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  
 遣亦不允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誨大對  
 意乃拜命上孝宗山陵議狀報不辛丑受詔進講  
 大學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  
 有可以開益聖德者著者數陳開折坦然明自可舉而行講畢  
 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辭  
 不允覃恩授朝散郎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  
 乞令後省看詳封事又乞三年內賀禮並免庚  
 戌講筵畱身奏四事其一罷東宮上木其二過  
 勿預朝政其四山陵閏月戊午朔晚講是日  
 當緩期日卒無所施行

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庚申早講辛酉

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

晚講奏禮律嫡宗承重斬衰三年是時光宗病不能執喪寧

宗以嫡孫繼統當代父執喪奏疏論廟祧謂不當封婺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戊辰入史院庚午面對丙

子晚講畱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除宮

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御

此云朕憫卿者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

宮觀可知悉工部侍郎黃艾問所以逐朱某之

驟上日始除經筵耳今乃事欲與聞初知閣

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上皇后親屬上之立也

自謂有定策功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

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及進對再三面陳又

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自發其奸龜年出護

使客侂胄益得志丞相方謂其易制朱子獨懷

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乃於禁中

為優戲以熒惑上聽朱子急於致君言無不切

頗見嚴憚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基開之意由

是侂胄之計遂行朱子既去國侂胄聲勢益張

羣檢附和衣冠還家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

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

林精舍成後更名寧宗慶元元年春復乞追還

舊職名不允又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再辭不

允夏乞致仕不允侂胄誣趙丞相以不軌竄永

州大權一歸侂胄士大夫嗜

利無恥者教以除去異己或更道學之名曰偽

學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于進者蜂起朱子自

若可

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  
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  
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迭諫以為必買禍不聽  
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  
奏藁焚之更號遯秋復辭職名并乞休致不允  
翁遂以疾丐休致

又以妄議山陵自劾乞鑄職名不允冬再辭職

名已罷講官不從之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

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中書舍人傅

伯壽所行也伯壽嘗執弟子禮以不薦已因行

詞寓刺譏以逢迎侂胥是是歲楚詞集注成寓

後小人始敢誹詆朱子之意是歲楚詞集注成寓

之意二年春乞改正已受恩數不許十二月

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榜之朝堂未幾省

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

悉見黜落學庸語孟六經為世大禁臺諫洵洵

爭欲以朱子為奇貨猶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

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

罷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遂奏乞褫職是歲始編

禮書名目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為本分

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

朱子自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而以

喪祭二禮三年正月是月朔且朱子書於藏書

屬之黃餘一年王戎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拜命

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拜命

辭謝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

諸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

告命蓋掖垣也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周易參同

契考異成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

安寺寒暄外無歎勞語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朱

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之情季

通不控之志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

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

春陵朱子為之哀慟時黨禁益譁朱子方與同

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

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

先生有天生德於予之意卻無微服過宋之意

日某不會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訪詢只與

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致做卻做何事是

歲韓文考異成四年又奉告命落祕閣修撰依

前官冬乞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

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

傳已畧見端緒而未就能就若更得年餘開未死

且與了卻亦五年夏詔從所請有旨依所乞守

可瞑目矣始用野服見容 深衣之服也冬命蔡沈作書集

傳二典萬謨朱 六年朱子七 正月作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

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

刻疾甚不能興○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

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

本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



終於正寢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日  
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  
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  
與黃翰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  
具逐項各修條目且封一卷為式一與范念德  
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  
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  
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  
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  
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  
然而逝午初刻也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  
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是歲舊年譜作是日者  
誤祝穆和父十一月壬申堊建陽石塘里之大  
辨之今從之

林谷黃幹作行狀畧云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  
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則感然有不豫之

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慟以至泣下然謹難進  
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退之節則  
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求仕  
其愛民也不徇俗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歷事  
四朝化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  
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  
不以用舍嘉定二年諡曰文嘉泰初學禁稍弛  
為加損也恩澤時郡不申沒猶以生存出命也  
制與致化恩澤時郡不申沒猶以生存出命也  
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嘉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  
恩澤明年諡曰文三年贈寶慶三年贈太師封  
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禧祐元年詔從  
祀孔子廟咸禧五年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至  
正開加封元至正間追諡朱子之父曰獻靖朱  
齊國公

子長子塾

字受

將仕郎先十年卒

後贈朝散大夫

次禁

字文 迎功郎監德清縣酒庫後十一年卒

贈朝奉大夫

夫次在

字敬

承務郎官至吏部右侍郎煥章閣

待制封建安郡侯

贈銀青光祿大夫。朱子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嘗

館於胡舜卿授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斗元寶祐元年登第授武夷書院山長

軌於道時

十世孫曰樞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

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樞弟懋以宣

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楨由縣學

生貢入太學生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訓導

楨從姪焰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朱子十一

世孫曰城為太醫曰塾為博士先是正德年間

科臣戴銑汪玄錫御史王完後先奏請完疏以

為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孔氏

嫡長之裔隨宋南遷居浙之衢州後徙居曲阜

者皆其支庶累朝錄蔭惟曲阜子孫世襲公爵

而衢不與蓋闕里為重故也今朱子婺源與孔

氏曲阜闕之建安與浙之衢州事體同符朱氏

在建安者恩典已隆婺源子孫顧不得錄蔭主

祀尤為缺典乞照孔氏闕里義例錄蔭婺源子孫賢而嫡長一人量授博士等官以掌祠事於是知府張芹奏保朱壘為文公十一代嫡派孫次子埜之後居婺源者量授蔭錄主奉婺源祀事詳見藝文嘉靖二年詔以朱壘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蔭錄勿絕於是世世以嫡長承襲詳婺源志

附天寧寺會講辯

學術既濶人心亦流於僻公焉撰出偽書誣朱子而誑後人如學會錄纂空撰出慶

元丙辰朱子至郡城天寧寺會講一事意在語錄十四條又謂出於朱子紀實與南溪書院志何作偽者之多邪休邑地廣講學於紫陽書院及修書院志已知十四條之偽矣猶不能燭偽書之無根以丙辰會講天寧事載之會紀與朱子年譜此事極有關係特辯之

朱子既寓居於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為紹興庚午一為淳熙丙申載之年譜甚明若慶元丙辰朱子年六十七本無如婺源之事而汪六符新安學會錄載是年九月會於郡城天寧山房鄉先正受學者幾三十人荅問語錄十四條事屬子虛假令

有是事門人李果齋作譜豈獨遺之且婺源志不載府志不載天寧寺本注亦無會講之事汪氏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亦皆後作又列會講名氏婺源有程克菴洵有程士華實之尤可見其附會程菴山瞳撰克菴傳由衡陽主簿再調廬陵參錄時偽學雖作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偽學之語迄將代遽以疾卒考沈繼祖上章攻偽學朱子褫職罷祠乃丙辰十二月之事使是年九月朱子果至徽克菴正官廬陵豈能預天寧之講乎

程實之者雖新安忠壯裔其先世遷鄱陽今爲德興之新建久已不隸歙籍矣考新建程氏譜朱子嘗書尊已二字贈實之學者稱尊已先生具載生平言行并朱子生卒出處亦及之使與天寧之會豈不爲尊已一大事何以獨畧不書乎朱子兩至婺源爲實事故淳祐開諸葛泰撰紫陽書院記但言庚午丙申不及丙辰無者不可增也明世講學之徒忽鑿空撰出天寧之事蓋其時良知學熾宗其教者援儒入墨意在語錄十四條謂朱子晚年

亦同象山之說遂飾無爲有以惑後人汪星溪已  
明言學會錄裝點成書爲學系作僞矣其作書院  
建遷源流記猶敘入慶元丙辰主教天寧事蓋謂  
朱子亦嘗講學新安未暇究其實也朱子何時無  
生徒何日非講學豈必若釋氏之升堂說法卽令  
戾止故鄉人人固請主教當時在官豈無學宮公  
廡在民豈無祠堂塾舍乃講儒者之學於佛氏之  
廬豈不爲傳者非笑乎施誠齋璜修紫陽書院志  
雖削去十四條荅問語猶取此事載之會紀卷端

且於年譜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講天寧  
一條恐學者遂傳爲實錄將來刻年譜修郡縣志  
書亦據此入之其以三至婺源誣朱子者失猶小  
或復有主張十四條之說緣飾爲真以厚誣朱子  
則其害大故辯之



近思錄集注卷首校勘記

橫渠先生語錄

王洪本錄並誤說今依吳本

沈潛反復

王洪本作反覆吳刻作復遺書陰本同按易反復道也字本作復

答汪易直

文集答汪易直第二書集注刪四十一字加一錄字○按集注引文集語類刪改原文處甚多語氣無大出入者後不悉記

亦不可以處事目之

揚錄作亦不可以事君目之各本作處事下云以其

有人教小童一段在按人教小童一段即目為處事亦無不可恐第十卷朱子本欲以事君目之故云云後又改為君子處事之方耳一本題政事二字

近思錄集注卷一校勘記

近思錄

校勘記

五行之性

無極條第六節。王吳洪本同施注作五常之性誤。

中和以性情言

喜怒哀樂條。王吳本作性情。語類本作性情。今依洪本。

如何得如聖人中節

語類作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各本無會字。

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

乾天也條。集注引朱子

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後又引一段云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前語極精後又言未敢以為然。足使讀者生惑。按違是也。又曰天地者道也。此語何謂朱子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據此則朱子曰程子未敢以為然是指天地者道也。句為其與天專言之則道句不合也。刪去又曰以下十一字遂使朱子之言前後矛盾當依語類補入。

此只是上天

諸本同清錄作此只是上文。

乾象傳

四德之元條。王吳本無象字。今依洪本。

當就初處看

王吳本初作粗。語類作初。洪本同。據下文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初字。

不誤

只是箇元

翰錄如此。各本同。方存之先生云。三字恐是字之訛。萬清軒先生

云北溪先生字義仁。義禮智信門第十四條有云。又只是箇元。又有云。都是一箇元。無云。箇元者恐以三為一之誤。其說近是。

便都對副不著了

賀孫錄同。洪本便誤。使依吳本改。

到夏是生氣之長

王吳本作生物。洪本作生氣。與下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

氣之藏一律今从之

智者仁之明辨 洪本智誤義依王本改

間冬至子之半 剗之為卦條。王吳本與上文連為一段今依洪本分

日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 吳本脫曰陽冬二字依語類補

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語類作一陽始成各本作生據上文復之

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則此生字當作成字意義方足今依語類改

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 義剛錄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

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集注刪節原文改為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又改知字為覺字

復象傳 一陽復於下條。洪本朱子曰上有此二字王吳本脫

凡有動皆為感 有感必有應條。王吳本皆作焉遺書集解陰本作皆洪本同从之

朱子曰凡在天地間一段 自凡在天地間至無非此理是刪節寓錄

如父慈以下是文蔚錄語兩段刪併為一段。按此類集注亦多後不悉載

乃常道也 遺天下之理條。王吳洪本作乃恒道也遺書陰刻恒並作常按程傳本作乃常道也今从之

如后稷岐嶷 人姓本善條。各本如皆誤知依潛錄改

近思錄 交力已

程子說得自好只是太寬仁者天下之正理條。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

做出來安得有序吳本做誤放

更無閒斷忠信所以進德條。王吳本更作便

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醫書條。王吳本見作

均受此理語類作同得此理諸本皆作均受

這處却好看仁語類却作極各本作却何子承

便是不仁語類作便不是仁各本作便是不仁

皆不相關葉氏集解關作王洪吳各本作關

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生之謂性條。王刻

這般處難說乍卒理會未得第三節。語類作

乍理會未得集注改所在作處卒乍二字見語

類頗多乍卒似當改轉

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第四節。洪本

字王吳本才字起誤分兩段皆無也字按賀孫

錄此兩句承上文申言之以明才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兩句之意合有也字語意方足今依語

類改

使知性之本善也王吳本使作便語類作使洪

流而至海不污者第五節。各本如是文集作

也減得些分數洪本如是王吳本也作他按上

也減得些分數語脈相承胡詠錄本作也字今  
以之

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各本均連上為一段語類自生之謂

性一段至清濁又是一節係當錄以下別見橫渠云起當自為一段

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此理天命也節○各本皆脫盡字依文集補

得見時却好看萬物之生意條○各本如此賜錄作見得時何子永先生云見

字讀賢偏反則得字宜在上與上只些子仁四字始能聯為一句

其仁周廣王吳本如此淇本周作固何先生云周廣與些子對固字與上文無相承

對處今依王吳本

只是說似生物皆能發動各本只誤非又雜錄無似字各本似字衍

如穀種蒸殺各本同語類亦作蒸殺吳竹如先生校本改殺字作熟未知所據何

本俟考

若於此見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條○王洪本同吳刻於誤如

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各本同賀孫錄觸作築

問處事物亦然否幹錄這便是惻隱之心下尚有一箇針割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二牛三字下

乃接云處事物亦然否是句內亦然字乃承上針割著便痛言之語意警切集注將人七尺之

軀三句刪去本句語無來脈與上文事有不穩當句相複似應補入上三句方妥

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冲漠無朕條○升卿錄如是各本作却只是元



君臣之理也語費解依語類改

氣雖有屈伸近取諸身條。各本雖皆誤須依道夫錄改。

陽氣發處乃情也問仁與心條。王吳本也作耳。洪本及遺書陰本作也今从之。

心性以穀種論同今从之。王吳本性作相語類作性洪本。

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性即理也條。遺書集解。陰王吳本均無此九字孟。子道性善節集注有洪本暨汪施本同今从之。

性即理也一條全注洪本舛誤極多依王本改正。

問看來不善之發有二問心有善惡條。王吳本問誤明。

一般能為之謂才性出於天條。洪本如此王本作一般能為謂之才吳本。

因之按廣錄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又問集注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之才之初亦無不善云云據此則才只一般為一句能為之謂才為一句問者因孟程所論有異疑其才有兩般朱子答以只是一般下文申說孟子專以性言故以為善程子說到氣上故以為有善有不善其實只是一箇才也能為之謂才是釋才字不與上連集注斷一般二字連下讀之自是纂錄之誤王刻改之謂為謂之亦未見語類耳。

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性者自然完具條。王吳本仁誤信。

無成名王吳本作無成性孟子集注作無成名。洪刻同从之。

混合無間心生道也條。洪本作渾合語類作混。王吳本同从之。

近思錄

校訂記

六

地居其中

氣塊然大虛條。洪本作人居其中。語類作地。王吳本同。从之。

須熟念細看

王吳本同。洪本念誤。今。

生人物之萬殊

游氣紛擾條。洪本生誤。主。

問此段是說氣與理否

各本否誤。合依語類。改正。

皆此氣合而成之也

各本無皆字。依語類。加。

各正性命也

洪本性誤。生。

二氣只管運轉

玉吳本作渾轉。語類作運。洪本同。今从之。

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天體物不遺條。洪本如此。語類同。

王吳本無緣字。下句故字。意不顯。今从洪本。

物之初生

此當自為一條。洪本物字上誤。脫一。圈。

橫渠物之初生一章

洪本初誤。伊。

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

洪本之誤。伸依吳本。改。

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

語類如此。正釋。至之謂神。四句。

洪本歸訛作鬼。吳玉本歸訛鬼。伸訛神。今依語類。改正。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

性者萬物之一源條。正蒙如是。遺書陰。

本洪本同。王吳本理作性。今依洪本。

情者性之動

心統性情條。王吳本作心之動。施本作心之用。洪本作性之動。按。

孟子集注。情者性之動也。與洪本同。今从之。

只偏塞者不可使之通凡物莫不有是性條○  
吳本改

近思錄集注卷二校勘記

不言陰陽者或問聖人之門條○王吳本者作

言上尚有而字上文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

擴然而大公橫渠先生問別於明道先生條第二節

義理之怒不可無第六節○各本作義禮呂熹

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並以義理對血氣今

性定則動靜如一第七節○王吳本性作惟今

問定性所論各本如此諸類性下有書字似當

也只得順應各本如此諸類作也只得順他又

動靜皆定各本同端蒙錄本作動亦定靜亦定

也不由你存這須是見得道夫錄也不由你存

無纖毫委曲君子主敬條○語類此句上有胸

義是心頭斷事王吳洪本同寓錄事下有底字

尤備集注刪去底字是便以心頭斷事為義矣

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動以天條第二節。王吳本不見作不是

今依洪本

是以被之惡言而不敢辭者王吳洪本同董子言本作名

無遠之不可到也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條。各本無可字二程遺書有之汪本洪本同今从之

本同今从之

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王吳本得作行道夫錄作得洪本同今从之

義以方外之實事修辭立其誠條。洪本方外誤

似日課一般王吳本似作以賀孫錄作恰似日課一般多一恰字今依洪本

久久自當純熟昔受學於周茂叔條。洪本熟作粹語類作熟王吳本同从之

不是把這一箇物事來王吳本把並誤抱

開闊須是大其心條。各本並同洪本開誤闢

若素不會行自舜發於畎畝之中條。王吳本作不會行倘錄作會洪本同从之

直捱到透徹了方住參也條。王吳本作透語類作透洪本同从之

真是捱得到盡處王吳本作透處語類作盡洪本同今从之

每事要入一分洪本八誤人

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條。各本同語類

謂作為

所以亦費分疏

論性條。王吳本亦作有時舉錄作亦洪本同今從之

自不用分爭

各本同時舉錄分作紛當從之

又却恬退寡默

論學條。語類洪本同王吳本寡默並作寡欲按句意對上譽

謬當作寡默今從洪本

易自以為足

會點漆雕開條。雷錄洪本同王吳本足作是何先生云是字與信

字對可從

亦見得矣

各本同文集作亦可得矣

義防於外

敬義夾持條。語類洪本同王吳本作義方於外按上句敬於內不言

敬直於內則此不作方字為是

不為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洪本如此

作不為物欲所蔽無到東來西之謂也按文集答鄧衛老一條與洪本同今從之

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

學只要鞭辟近裏條。各本已

作已讀便是心在已為一句南升錄讀便是心在為句下句已是

樸實頭便做將去

忠信所以進德條。語類王吳本樸並作朴洪本作樸按

說文樸作櫟木素也徐云藥有厚朴一名厚皮此言字解云木皮也徐云藥有厚朴一名厚皮此言

樸實頭自是質素堅實之意漢書敦朴字雖與樸通用當從說文作櫟

進德則自忠恕

忠恕所以公平條。王吳本同洪本進作造端蒙錄本作進今

從之



公却是仁發處

仁之道條。王吳本皆作仁愛處語類作發。淇本同。从之。

非體認之體

王吳本皆作非體用之體。董錄作認。觀下文朱子答處自明。淇本同。

从之

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

洪王本如此。吳本作撞。起這公作骨字。按撞字。

說文云柱也。段注或作撐。又字乃子之訛。撐从手亦誤。今改正。

緊要卻在體字上

王吳本卻作都。淇本作卻。

若不是恕去推

王吳本去並作處語類作去。淇本同。今从之。

如開溝相似

欄錄此句。下云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也。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其四十八字正是申。

說開溝即上文若裏面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麼。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兩層意。集注刪去語氣未了似宜補入。

義便知有是有非

問做義何別條。王吳本知作如遺書陰本作知。淇本同。从之。

今之學者為物

古之學者條。答本如此。二程遺書論語集注並作為人觀。朱子言。

後段是好底為人。又曰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則是本作為人。也。當改正。

只恁下著工夫

人之為學條。各本同。欄錄作只恁下著頭做集注改頭做二字。字為工夫。

自是以上

精義入神條。淇本上誤止。

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

形而後條。淇本理作氣或問本作理字。

今依王吳本

命便是水恁地流底

德不勝氣條。王吳本水字誤本

氣不可變惟壽天要之此亦可變

各本同按力行錄橫渠云

所不可變者惟壽天耳要之此亦可變云云是朱子引橫渠語而斡旋之耳集注刪去橫渠云者耳五字改一氣字語氣迫促欠明了應補入五字

入於邪遁之說

大其心條。王吳本作邪道學蒙錄作道

王吳本同今從之

然原其性體之所自

橫渠先生作訂頑條第三節。王吳淇本同施本性

體誤體性

則不忝乎天地矣

第八節。王吳本作則不忝乎天也矣施本也作地淇本

同今從之

若曾子之啟手啟足

第十一節。王吳本作曾參今依淇本

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

又作矧愚條。語類淇本同王

吳本故失作改失按故失即今律例所謂故意失誤也作改者誤

正要常存意使不怠

橫渠先生謂范與之條。王吳本使作便道夫錄作

使淇本同今從之

張子語比釋氏

王吳本比作似語類作比淇本同

張子語比釋氏

也須用存意

王吳本用作相語類作用淇本同吳竹如先生校本改作常俟考

講治之思

未知立心條。各本同楊仲乾問之字本故作致恐致字為是吳竹如先生云

近思錄

交力已

不若仍用之字講治之思是窮理之思有對處事  
之思再斯可矣之意而言蓋窮理不精不嫌近於  
三思也

便見有次序處

王淇本並以便見有次序為句

次序處無下句必大錄事上有蓋云二字若是  
思慮紛然以下又係當錄集注連兩錄為一段  
王淇本讀誤

却泛然理會不得

洪本如此王本却作每吳本  
泛作汎字通

則所任至大為

天地立心條。洪本任誤仕

通是透得那道理處

心大條。各本同語類作  
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

必穿鑿創意

既學條。洪本作創遺書集解陰  
施王吳各本皆作創意今从之

近思錄集注卷三校勘記

約見髣髴爾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條。王吳  
本作約言遺書集解施陰本言並

作見洪本同从之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凡一物上有一理條。各  
本同集注引語類如應事

接物而處其當否萬清軒先生云或問當下亦有  
否字

又便別窮一事

思曰睿條。洪本如此王吳本  
別作欲

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問觀物察已條。王吳  
本胸作相遺書同施陰

洪本並作胸今从之萬先生云或問自然作自  
當無胸次二字

致思如掘井

思曰睿作聖條。王吳本如作而  
洪本作如遺書集解施陰本並同今

从之

莫不心諭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條。王吳本論並作諭。淇本作論。遺書集解陰本同。按禮

學記故君子之教諭也是論告之論亦作諭。國策寡人論矣是喻曉之喻亦作諭也。今仍淇本吳清卿云說文有諭字無喻字是古人諭告喻曉皆从

言不从口也

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

各本同語類作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

正文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又各不同識此俟考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

遺書集解施陰本作凡洪本

同从之

告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

王吳本遂作便遺書集解施陰本作遂洪

未同从之

便是立得門庭

學者要自得條。王吳本得作定洪本作得按正文本作各自

立得一箇門庭

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

凡看文字條。洪本如此各本皆作一世按論語善

人教民七年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那百年三章即此所指論語本作必世今从洪本

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條。王吳本誤不明而治

論孟須是熟讀四句

論語孟子條。按廣錄云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

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

久久自然理會得今集注作論孟須是熟讀理

斤思錄

交助記

古

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者力緊要底且問將語孟緊要處看條。當錄作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且要者力緊要底便是揀別集注刪莫云中三字改一今字

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學者不可以不看詩條及必大錄作正从之

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伊川先生易傳序條。離上物字自係兩字之誤今依洪本

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問胡先生解九四條。作知洪本同今从之

朱子不答少頃云游定夫條。王吳本無少頃二字洪本承語類不刪从之

游氏或末之深思吳王本未作謂集解作未洪本同今从之

而幸爾請問王吳本未作卒爾集解作幸洪本同今从之

天運周矣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條。王吳本作天道洪本作運程子文集本無集字清錄

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有洪本同今从之

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第三節。王吳本室作事遺書集解汪施陰本

黃聲隅春秋傳為案條。集解洪本作聲隅重吳本作聲隅遺書陰本汪本作聲隅按

輦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自叙云輦隅者拈物之名也嘉祐中韓忠獻為樞密使薦為太學



助教即此黃聲隅也作聲偶聲隅者並誤

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先生每讀史條○各本同洪本見誤是

則為事不得天官之職條○王吳本作事為遺書集解在施陰本作為事洪本同从之

博虎豹各本如此吳本博誤捕

才動步便疎脫王吳本步作少賀孫錄作步洪本同今从之

近思錄集注卷四校勘記

震象傳震驚百里條○王吳本作震象傳洪本作象按此條正係象辭下傳今从洪本

蓋其四面空疏呂與叔條○諸本疏作疎吳本作疏按說文疏通也本作純疎乃俗

字

不為私欲汨沒學者全體此心條○王吳本作相沒洪本作汨沒按孟子集註

汨於私欲此言私欲汨沒意正同書洪範汨陳其五行傳云汨亂也又文集卷四十八答呂子約云反汨沒了亦作汨沒今从洪本

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居處恭條○王吳本淵作回論語記者皆

書字不當直呼大賢之名今依洪本

今志於義理今志於義理條○洪本作義禮誤

溫公只管念箇中字人心作主不定條○王吳本作又管洪本作只按正

文本係只字

大凡意不誠洪王本大訛太

向來謂必先致知入道莫如敬條。王吳本謂

是平日用功孔子言仁條。王吳本作是平日

思慮應接不可廢德心要在腔子裏條。各本同

雖與外事若不相接無明錄不可廢上有亦字

茫然不相接今依洪本

若未感時有言未感時條。王吳本作若未應

即是主一學著先務條。王吳本作則是主

也須是做一件了王吳本作作事道夫錄作件

然最難蘇季明條第二節。王吳本最作是洪本

曰知覺雖是動 問知覺雖是動王吳本雖正

雖按消錄本皆作雖集注二句並刪改原文合

覺得煖洪本作暖王吳本作煖按禮記王制七

今从之

若不會存養得本原謝顯道條。王吳本作

之

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始學之要條。王吳本須

言動輕妄而不敦篤敦篤虛靜條。王吳本敦

洪本同从之

近思錄集注卷五校勘記

便將本心俱紛雜了

濂溪先生第二條。王吳本雜作離賀孫錄本作離

洪本同从之

到得好惡無節於內

顏淵條聽箴節。王吳本無於內二字賀孫錄有洪

本同从之

於此其得之矣

動箴節。吳本如此王洪本其並作具按或問本作其

然非中和之德

晉之上九條。王吳本德作道遺書集解陰注本作德洪本同按伊

川易傳本是德字今从洪本

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此意不誠之本也

夫

心正意誠條。吳本作事雖止按晁淵錄云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苟子所謂偷則自行佛

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集注刪二句改一此字注洪本同从之

而勉勉決去之

洪本決誤抄

說方說而止條。王本誤誠

邵康節先生名雍

堯夫條。洪本如此王吳本無名字又王本邵誤劬

樸愿

九德條。洪本樸作朴說見卷二

此是天職

飢食渴飲條。王吳本作天賦語類本作職洪本同从之

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

王吳本作率性謂道道只循此

自然之理語類本作率性之謂道洪本同余从之

明道云 語類作伊川云

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罪已責躬條。二程遺書加此朱子遺書

便是動自家心所欲條。王吳本是作自賀孫

下有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三十字

只是聖人分上問不遺怒條。洪王本同吳本

人能克己人之視條。王吳本能誤有

做得甚工夫謝子條。王吳本作功夫遺書集解

也人有規矩所以治事故正韻云工事任也工夫亦治事之稱與功績字異

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有潛心於道條。王吳本為

為洪本同今从之

朋來而樂吳本來誤友

人人有利欲之心仁之難成條。王吳本作私欲

遺書集解陰本皆作利洪本同

世學不講各本同小學引此世上有今字

在朋友小學作接朋友

近思錄集注卷六校勘記

師九二傳孟子曰事親條。王吳本作盡初六

師九二傳各本並誤今改正

以恩奪義人之處家條。王洪吳本皆作以恩篤義。費解遺書集解陰本並是奪字。今改正。

初九之閑有家吳本閑作閒。

便是私也問第五倫條。王吳本上句並作便自私也。遺書集解陰本作是洪本同。以之。

扑先公太中條。各本同。吳本作撲。按虞書扑作教。刑答扑字當从此。

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舜之事親條。小學引此略作若。姑必作必姑。

親之故舊所喜者須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

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小學引此。上若有於父母亦為養。十二字須必皆作當。辦下多務。以悅親為事。句計上多可。若使下多之字。

近思錄集注卷七校勘記

順理安行者不正而合條。王吳本並脫者字。

已日乃革之豈容自己。革之六二條。吳本已並誤已。

而後可與語也門人條。各本無與字。洪本及注。而後可與語也。施本有今。从之。

券先生。在講筵。條第二節。各本皆作券。按說文。券。券。从刀。尖聲。以木牘為要約之書。以刀割之。从力。之。券。說文云。券也。蓋即倦字。券。歷。即契。券之。券。應从刀。

乃為正耳王吳本為並作是。今依洪本。

問科舉之妨功或謂科舉條。各本同。大雅錄。之下有業字。

但今人把心不定集解如此。洪本同。王吳本但。作然。按閩祖錄云。舉業亦不。



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  
云云集解刪改只緣二字味其語氣但字為長  
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有人多言條○各本萌字皆作  
云不可萌求之之心有吳竹如先生校本改萌又  
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數語甚精似宜補入

近思錄集注卷八校勘記

亦卦之序

治天下條第八節○王吳本卦作易  
洪本作卦按上言睽次家人易卦之  
序此復與无妄亦卦名也洪本是

非賢者任職

當世之務條○王吳本作職任遺書  
集解陰本並作任職洪本同从之

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

比之九五條第二節○  
王吳本無者字易傳語

類並作比去者不追洪本同从之

則剛果不至於躁迫

泰之九二條○王吳本如  
此洪本集解躁作疎

而無包荒之量故也

王吳本包荒作包含今依  
洪本

勿使誠意少散

觀盟而不薦條○王吳洪本意作  
心易傳本作意遺書集解陰本同  
今改正

則無不和且洽矣

凡天下條○王吳本同各本洽  
作洽字今从之  
御纂周易折中本

而惡自止也

大畜條○王吳本而誤則

蓋不知來復之義也

解利西南條○王吳本作復  
來遺書集解各本作來復按

其來復吉乃易本文作復來者誤

見識未極其開闢為政條。王吳本作開闢廣

皆欠此一意必有關係。洪本同今從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洪本有誤後

而又曰洪本日誤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洪本度誤庶

救而正之政君仁莫不仁條。王洪本同吳本正誤

則法不徒行道干乘之國條。王吳本如此遺書

作法不徒行陰本同集解洪本不作亦按正蒙本

近思錄集注卷九校勘記

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明道先生言於朝條

道

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明道先生論十事條

書陰本作等差洪本同從之

故財用易給洪本給誤結

士人各安鄉土伊川先生看詳條第二節。吳本

而當時咸謂其迂闊王吳本成作或今依洪本

更須相與為禮凡人家法條。王吳本更作或遺

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會對排冠婚喪祭條第四

吳本看並作者按揚錄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會

對排十一字分注高祖母次之句下蓋緣以西

邊為土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是為高祖在西

祖母在東恐人不明其所向故錄者復注此

一字以明其皆為南向也古入禘祭太祖東向

昭穆之南向北向皆以西方為上此言時祭則

虛其東向之位以高祖為第一其排一如禘祭

時正排皆看正面不是對排也其著作著字者誤

人必祭高祖第五節。各本祭作有義剛錄作

也改从語類祭觀下句有疏數則是本作祭字

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語類洪本同玉吳本

干第六節。吳本干誤干禮大傳干禘及其

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作亦不可祭否誤

忌日祭只祭一位第八節。王吳本作只設一

惑以擇地之方位遺書陰本作或洪本同以

不用浮圖某家治喪條。小學引作浮屠

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橫渠先生行狀條。

錄作說洪本同今从之王吳本說作法義剛

近思錄集注卷十校勘記

又可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明道為邑條。王

大有之九三曰

大有條。

吳本日誤日

明理義以致其知

義理

勝之九二條。各本同。易傳作

杜蔽惑以誠其意

王吳本惑作害。易傳折中本作

感。洪本同。今從之。

夫子答練而牀之問

居是那條。各本牀並作

子。子道篇作練而牀。楊倞注云練小祥也。禮記

日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

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據此則杖乃轉寫之誤。

萬情。軒先生云親不在三日成服。杖練而猶杖

似不可謂非禮。與集注指其人數句意不合。其

為牀字之誤無疑。楊氏舉禮節為言可見練而

牀之非禮與集注合矣。今改正。

謀慮審固

欲當大任條。王吳本作深固。按上

文力量深厚。此句不宜又用深字。集

解作審固。洪本同。今從之。

從容以理開喻之。

凡為人言者條。洪本如此。

王吳本開作警。

天資有量須有限

問人於議論條第二節。王吳

並作有量。洪本同。

本作天資之量。遺書集解陰本

若聖人與道為一

王吳本作如一。今依洪本

尤足以驗聖賢於日用之間

先生因言今日供

職條。各本賢作

言。今依洪本。

則何往而不心亨哉

坎維心亨條。吳本往誤

近思錄集注卷十一校勘記

雖未曉知

古人生子條。王吳本作有知。遺書集

解陰本並作曉。洪本同。今從之。

今人於子弟輕俊者

吳本今作常今依洪本

無德者感其輕揚

今依洪本

王吳本其作於

教人未見意趣條

引此作伊川先生語小學

欲別作詩

集解洪本同各本並作別欲

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

先傳後倦條。洪本如

道夫錄作故其教有等而不可亂

方定志於學

古者人歲節。洪本如此王吳本

多一便字

春夏耕耘

洪本如此王吳本夏作秋

思而不得

孔子教人條。王吳本而作之遺書集

近思錄集注卷十二校勘記

小人過於忍

人之過也條。王吳本遺書集解陰

洪本同今从之

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

吳本與誤於

卻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外物條。小學引此卻已

則於事窒礙處

做官奪人志條。王吳本於作

心中初無主

孟子言反經條。洪本主誤忤

近思錄集注卷十三校勘記



此所以為害尤甚揚墨之害條。遺書集解陰本洪本同。王吳本為害作其惑。

其禍淺近而易見也王吳本淺作幾。今依洪本。

佛本西域之人王吳本入作胡。今依洪本。

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釋氏本怖死生條第四節。王吳本法作家。今依洪本。

但恐逆天道問神仙之說條。洪本作但恐違天理。朱子文集作逆天道。王吳本同。从之。

他把做空虛說了謝顯道歷舉佛說條。王吳本虛作處。語類作虛。洪本同。从之。

謂有識之死浮圖明鬼條。王吳本死作鬼。正蒙作有識之死。遺書陰本洪本同。从之。

近思錄集注卷十四核勘記

使此更不露仲尼元氣條。吳本使作便。循羽錄作使。王洪本同。今从之。

皆摹擬前聖之遺言荀子才高條。各本作摸。擬集解作摸。按字書摸。

本音莫。集韻亦音模。如唐書李靖傳。救摸詔。本模字說文云法也。與摹異。摹擬摹。做義同。當从說文作摹。

非是有意要明董仲舒條。王吳本非作必。按語類作非。與上文非是有意要正。一例。洪本同。从之。

到急處只是投黃老漢儒條。王吳本作只是。投閣按。欄錄作他到急處。

只是投黃老下句云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云云集注節去中二句作投閣者誤今依洪本

問取劉璋事孔明條。王吳本取作殺輝錄本

有大臣格君之業諸葛武侯條。洪本臣誤師

鞠躬盡瘁洪本瘁作力按三國志裴注載後出師表作瘁王吳本同从之

非所逆睹王吳本睹並誤賭

然皆實韓愈條。洪本皆誤者

葉氏曰以上一節明道先生行狀條第一節。王吳本作朱子曰按此段本

葉氏集解文作朱子者誤

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第三節。洪本作誤者

知其為學知道也王吳本知道誤之道

且使其二子受學焉王本受誤為

不成孝弟便是仁了第四節。王吳本成作是語類作不成洪本同从之

葉氏曰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擇所安

亦不屑於就以自卑明道先生哀詞條。洪本有此二十六字王吳本脫去

吾所弗及橫渠先生行狀條。王本及誤皮

便銳然欲學聖人二程條。遺書集解陰本作脫然王吳洪本作銳施本同

王炳錄

